



一勤天下无难事

□ 阚高峰

我是淄博实验中学的一名老师，老家是博山天津湾村，姓阚，阚姓出自昌盛一时的齐国，据说祖上是明朝末年由临沂蒙阴迁到此处，小时候在村里阚姓是大姓，但出来上学、参加工作后才知道，阚姓是名副其实的小姓。

我1972年出生，小时候的贫困是现在的孩子们难以想象的：顿顿吃煎饼、家家一个咸菜瓮，穿大人倒下来的衣服，捡到一个钉子就觉得是好东西，十几岁才第一次见到大米，作为博山人20岁第一次吃酥锅，但这些艰苦日子在父辈眼中不算什么，甚至不值一提。事实上，我小时候的生活在左邻右舍中还算好的，有我父亲16岁就当工人的原因，但更重要的是长辈们不惜力气辛勤劳作。

我父亲兄妹5个，那时候博山农村耕地少、产量低，为了生存，爷爷奶奶想到了做豆腐，这纯粹是为了生存而不是挣钱，因为卖完豆腐剩下的豆腐渣和浆水足以填饱一家人的肚子。

“富贵本无根，尽从勤里得。”做豆腐工序复杂，制作时间长，需要到很远的城里去卖，不是每个家庭都敢做的，但我们家不怕，我有个勤劳的奶奶，更有不怕吃苦的父亲、叔叔、姑姑。

那时候没有现在的电动工具，磨豆糊要靠在自己院子里转圈推磨。小时候放学后我也帮过忙，一圈又一圈，转得头晕目眩，有时连累加困，推着推着睡着了，帮了倒忙。接下来的滤豆汁、烧豆汁锅、点豆腐、出锅、上模子、压豆腐等工序，哪一道工序都是费时费力的。

做豆腐需要大量的水，没有自来水，每天要到很远的水井去挑水，为了省时间，我家特制了比别人家大一倍的水桶。长辈们忙不开的时候，我也会帮忙挑水，常常引来大人赞许和小伙伴惊奇的目光。每当从小伙伴身旁走过，脸上还要故意装出一副神态自若的样子，其实肩膀钻心地疼。而我的父辈为了生存，就这样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劳作。

做豆腐要一白天准备，大半个晚上制作，十几个小时的时间，很辛苦，但最累的还是卖豆腐。上世纪60年代，我家的豆腐需要到博山城去卖。老家天津湾村在岳阳山主峰脚下，距博山40里。刚过半夜，奶奶就把二姑“打”起床，挑上一担豆腐往博山赶。二姑说她有时困了，能一边挑着担子走一边睡，天亮时到了博山再走街串巷叫卖，不像现在还有什么固定摊位。大街

南头、北关、西冶街都是常去的地方。有时候下午没卖完，还要到博山北边的赵庄、簸箕掌村继续卖。二姑年轻时长期这样走路，长就了一双大脚，经常和我比，说：“你看峰这一米八的个子，和我的脚差不多大呢。”

我妈是1970年嫁给我爸的，那时我爸已经在博山电机厂当工人，一周才回家一次，我奶奶也没有让刚嫁过来的妈妈闲着，也撵着她和我二姑一起到博山卖起了豆腐。

做豆腐、卖豆腐是辛苦的，但只要不怕吃苦，在当时的农村还是能够改善生活的，甚至是别人眼馋和羡慕的。可能是基于对温饱生活的强烈渴望吧，我父亲兄妹五个各自成家之后都做过豆腐，我在淄博二中上初中的时候，我妈也自己做豆腐，现在小姑还在源泉村做豆腐，虽然有了电动工具，但我知道依然艰辛。

一勤天下无难事。勤劳让家人在艰苦的年代填饱了肚子；勤劳让家人尝到了辛勤付出的回报。后来我高三复读的时候，训练几个月考上了山师体育系，估计和我小时候跟着大人一起劳作练就的体格有关。如今，虽然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我们每个人都时刻提醒自己，要传承良好家风，勤恳做事，踏实做人。

身边的“完美主义者”

□ 马亚伟

新家装修，熟人推荐了一个贴壁布的小师傅。他看上去还不到30岁，年轻的脸上显出青涩的模样。

我有些不放心他的技术，因为是熟人推荐的，也不好换掉，我反复嘱咐他，一定要把壁布贴好。我一条条叮嘱他注意事项，甚至想写到纸上给他看。他终于忍不住了，冲我笑笑说：“放心吧，这行我比您专业，一定贴得好好的。我是完美主义者，贴不好都过不了我自己这一关，更别说客户了。”

我忍不住又打量起这位小师傅，他的工作服松松垮垮，鞋子也旧得不成样子，整个人显出不修边幅的样子。这样的人，还自诩“完美主义者”？

小师傅开始干活了，我再跟他说话，他便头也不抬，好像完全沉浸到工作中了。他量得非常仔细，然后开始用心计算，怎样贴最合适。我不再打搅他，偷偷观察他。他的动作很专业，裁

剪壁布的时候，小心翼翼，像个细心的裁缝在裁衣服。看得出来，这是个精细的人。他的工作过程很流畅，看上去很有节奏感，游刃有余的样子。看来，他干这行一定有段时间了，难怪介绍他的熟人说是个有经验的师傅。我刚才以貌取人，真是小看他了。

两天时间，完工了。我去验收的时候，他正忙着收拾工具。见了我，他一脸自信地说：“您看看吧！”他贴的壁布真的是完美，平整干净，边角处理得也非常细致，几乎可以用挑不出瑕疵来评价。我这才明白，他说的“我是完美主义者”不是说大话。我满意地笑了。

其实，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平凡的“完美主义者”。他们的工作普通、生活平淡，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精益求精，以工匠精神对待自己的职业。

我想起那次去理发，要求理发师快点，没想到她说：“您今天没空的话，就下次再来吧。我理发不能马

虎，马虎一点剪出来没效果，那对我来说就是工作中的败笔，我不允许自己这样。”我听她这样说，不由笑了。她为我理发的时候，简直精细极了。用心剪出来的头发，我满意，她同样也满意。

前几天，我家附近新开了一家小吃店。我推门进去，感觉里面特别干净雅致，连小角落都精心布置了，餐具也特别美观，很有特色。见有顾客来，店主笑着迎上来。“看得出来，你开这家小店真是用心了。”我对他说。他同我聊起来：“其实这家是分店。我开店的宗旨是小而精，不求多大规模。我店里的饭菜很家常，但我做得很讲究。我觉得餐饮文化博大精深，我们抓住一个点，做精做细，就是成功。你知道日本有个‘煮饭仙人’吧，把白米饭煮好也是不简单的。我追求的，正是这样的境界。”看得出来，这位也是个平凡的“完美主义者”。

入党五十二年感怀

□ 李宗明

今年，中国共产党迎来了100周年华诞。在这举国上下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喜庆欢乐的时刻，我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，感到光荣和自豪。

我1969年10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已经走过52年。记忆的风吹散了时光的光彩，我又有激动和感慨。我们这代人是唱着东方红，当家作主站起来；唱着社会主义好，祖国繁荣强盛起来；讲着春天的故事，改革开放富起来。我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在红旗旗下长大。我还清楚地记得，在我童年的时候，奶奶经常喃喃地唠叨：“共产党、毛主席来了，咱们翻身解放了，分了地，日子安宁了，还是共产党好，毛主席好啊！”奶奶这些唠叨的话语，在我幼小的心灵上，牢牢地打下了烙印。

回首上世纪60年代初，我是一名正统的老三届学子。从小学到初中、高中（高中文化课读了一年），我接受了系统完整的中等和初等教育，比较扎实地学习和掌握了各门文化知识和科学知

识。我的学生时代，是在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下，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。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，我投笔从戎，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，开始厉行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和任务。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，我始终不忘本色，艰苦奋斗，继续专业学习和掌握各项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，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，不断地发光发热，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。

光阴似箭、日月如梭，52年弹指一挥间。回顾自己入党来的经历，曾经的青春年华，献给了党，献给了祖国，献给了人民，也献给了淄博这片生机勃勃的沃土，书写着自己无怨无悔、坦然自若的一生。

当年，我们这些风华正茂、朝气蓬勃、英姿飒爽的帅小伙，如今华发早生，岁月在每个人的脸上都刻下了深深的印记。我们这些老党员能赶上建党100周年，无疑是幸运的，我们也更加感到激动和自豪，更不忘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拥抱新生活，跟上新时代，携手阔步，共同走向第二个100年。

母子同行

□ 苑广阔

听父母说，我小时候性格内向、胆小，喜欢黏人，尤其喜欢黏母亲。母亲去哪里我都要跟着，但又总是躲在母亲的身后。不管是去邻居家串门，还是走亲戚，都是怯生生地跟在后面，只有当母亲再三催促我叫人，我才会露出半个脑袋，小声小气地喊一声“婶子”或者是“舅舅”。

我这样的表现，用家乡人的话说，是“不出相”，意思和上不了台面、没出息差不多。这曾经让父母很苦恼。

后来我到镇上读初中，每周回家一次，再到县里读高中，每月回家一次。每次回家，我还是喜欢跟在母亲身后，但是不像以前那样胆小，在路上见了人，也会主动叫“二叔”“大

娘”了。

我喜欢跟在母亲身后去菜园。母亲走在前面，左胳膊挎着一个竹篮，右手握着一把磨得锃亮的小刀，这是准备去割韭菜，给我包最喜欢吃的韭菜鸡蛋饺子。我则跟在后面，拎着半袋草木灰，好在割完韭菜以后撒在韭菜畦里，把刚刚割完的韭菜根盖住，这样韭菜就不会生虫子。

后来我去了离家千里外的城市读大学，回家后仍是跟在母亲身后。只是她的脚步不像以前那么有力，走路也没有以前那么快，很多时候，我要故意放慢脚步，才能保证母亲可以继续走在我的前面。

毕业后，我留在了读大学的城市，不久结婚、生子，并把母亲接来同住。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母亲，到了城市显得无所适从，过马路的时候，我总是紧紧牵着母亲的手，这时候的母亲很像我小时候跟在她身后的样子，紧紧抓着我的手，显得有些紧张。

如今，终于轮到我来守护自己的母亲，替她撑起一片天空了。想到这里，看看身边比我矮了半个头的母亲，一种复杂的情感涌上心头，有心酸，也有自豪。我多想母亲仍旧脚下生风，我多想仍旧跟在她的身后，享受她的呵护啊。

